

譯 林
書叢說小
編四十第

說小情言

錄漿畫礁紅

上卷

海 上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售學校儀器文具

本館總發行所自新屋落成後。推廣營業。特爲學界諸君便於採購。儀器文具起見。增設發售儀器文具處。凡大小各級學校師範實業等學校。應用理化、生物、人體、動植、礦物、標本、模型、並及音樂、測量、圖、體操、各種器具。與夫校中必需之墨水、紙、筆、鉛筆、暨幼稚園恩物等類。無不全備。顧客之盛意。倘蒙採購。價目格外克己。祈賜鑒爲幸。商務印書館啓。

商務印書館各種名片價目表

E. S. Thick Ivory, Gilt.			E. S. Thick Ivory.			Alabaster.			Don Valley.			名 目
邊 金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四號	中四號	小四號	大三號	中三號	小三號	大二號	中二號	小二號	大一號	中一號	小一號	
一元三角	一元一角	九角	九角	八角	七角	五角五分	五角	四角五分	四角	三角五分	三角	單面 每百張印
一元四角	一元二角	一元	一元	九角	八角	六角五分	六角	五角五分	五角	四角五分	四角	雙面 每百張印

如承印當日取件★一切照大計洋算

一 紅色片。(單面)每百張。加五分。
 一 代譯洋文。每件一角。
 一 欲印本人照相片者。代製銅版。每件一元。
 一 欲用楷書。或別種書體者。代製鉛版。每件八角。
 此項銅版鉛版。七日取件。製成後。永遠可用。
 一 印一百張以上。每百張收一角。如小一號單面印。一百張三角。二百張五角。三百張七角。四百張九角。餘可類推。
 一 遠地委印。照上列價目。每百張。加郵費一角。或用現洋。或用郵局匯票。寄至上海商務印書館王德岑君收。即日印就掛號寄奉。萬不致誤。
 一 郵局不通匯兌之處。可用郵政票代錢。惟每元應加五分。郵票以一角及一二分者為限。二角以上之郵票不收。
 一 有匯票郵票之信函。須掛號寄下。以免遺失。

序

女權之倡。其爲女界之益乎。畏廬曰。是中仍分淑慝。如其未有權時。不能謂之益也。西人之論婦人。恆喻之以啤酒。其上白沫湧潰。但泡泡聲耳。其中清澄。其下始滓。白沫之湧潰。貴族命婦之侈肆。聲產。恣其揮霍者也。清澄之液。則名家才媛。力以學問自見者也。滓則淫穢之行。無取焉。故歐西專使。或貴爲五等。年鬢垂四十而猶鰥。卽以不堪其婦之侈縱。甯鰥以靜寂其身。而專於外交。吾人但儀西俗之有學。倡爲女權之說。而振作睡嚙。此有志君子之所爲。余甚偉之。特謂女權伸而舉國之婦人皆淑。則余又未敢以爲是也。歐西開化幾三百年。而其中猶有守舊之士。不以女權爲可。若哈葛德之書。論說往往斥棄其國中之驕婦人。如書中所述婀娜利亞是也。婀娜利亞之譙讓其夫。詞氣清飭。不甯爲賢助。顧乃恐失一身之富貴。至以下堂要脅。語語離叛。宜其夫之不能甘而有外遇也。而其外遇者。又爲才媛。深於情。而格於禮。愛而弗亂。情極勢偪。至強死自明。以西律無兼娶之條。故至於此。此固不可爲

訓而哈氏亦竊竊議之。則又婚姻自由之一說誤之也。嗚呼。婚姻自由。仁政也。苟從之。女子終身無菀枯之歎矣。要當律之以禮。律之以禮。必先濟之以學。積學而守禮。軼去者或十之二三。則亦無惜爾。古今行政之善。其中未有不滋弊者。壩以防水之出。而水之瀉出者。非司閘者之責。防不勝防也。故雖有大善。必畜微眚。西人婚姻之自由。行之亦幾三百年。其中貞者固多。不衷於禮者亦屢見。謂其人貞於中國。不可也。抑越禮失節。逾於中國。又不可也。惟無學而遽撤其防。無論中西。均將越禮而失節。故欲倡女權。必講女學。凡有學之女。必能核計終身之利害。知苟且之事。無利於己。唾而不爲。而其保傳又預爲白其得失。卽所謂智育。凡有智之人。亦不必無軼防之事。然而寡矣。難者曰。君言積學者能守禮。若書中之毗亞德利斯。非積學者耶。胡爲亦有苟且之行。曰。人愛其類。男女均也。以積學之女。日居荒僻中。見一通敏練達者。直同日星鸞鳳之照眼。惡能弗愛。愛而至死。而終不亂。謂非以禮自律耶。文君相如之事。人振其才。幾忘其醜。文君相如。又皆有才而積學者也。中國女權未昌之先。

已復如是。矧彼中有自由之權。又安禁之。綜言之。倡女權。興女學。大綱也。軼出之事。間有也。今救國之計。亦惟急圖其大者爾。若挈取細微之數。指爲政體之癥疳。而力窒其開化之源。則爲不知政體者矣。余恐此書出。人將指爲西俗之淫亂。而遏絕女學不講。仍以女子無才爲德者。則非畏廬之夙心矣。不可不表而出之。林紓敘

譯餘臆語

方今譯小說者如雲而起。而自爲小說者特鮮。紆日困於教務。無暇博覽。昨得孽海花讀之。乃歎爲奇絕。孽海花非小說也。鼓盪國民英氣之書也。其中描寫名士之狂態。語語投我心坎。嗟夫。名士不過如此耳。特兼及俄事。則大有微旨。借彩雲之軼事。名士之行踪。用以眩轉時人眼光。而彩雲尤此書主中之賓。但就彩雲定爲書中之主人翁。誤矣。天下文章。無妨狡猾。發起編述二君子。吾奈何不知其名耶。

孽海花之外。尤有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二書亦佳絕。天下至刻毒之筆。非至忠懇者不能出。忠懇者。綜覽世變。愴然於心。無拳無勇。不能制小人之死命。而行其彰輝。乃曲繪物狀。用作秦臺之鏡。觀者嬉笑。不知作此者搥幾許傷心之淚而成耳。吾請天下之愛其子弟者。必令讀此二書。又當一一指示其受病之處。用自鑒戒。亦反觀內鑒之一助也。

委巷子弟。爲腐窳學究所遏抑。恆齟齬終其身。而清俊者轉不得力於學究。而得力於小說。故西人小說。卽奇恣荒渺。其中非寓以哲理。卽參以閼歷。無苟然之作。西小說之荒渺無稽。至囁利佛極矣。然其言小人國大人國之風土。亦必兼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諷其祖國。此得謂之無關係之書乎。若封神傳。西遊記者。則眞謂之無關係矣。

余傷壽伯莠光祿之殉難於庚子。將編爲哀王孫傳奇。顧長日丹鉛。無暇倚聲。行思寄迹江南。商之於南中諸君子耳。

林紓又識

題詞

情海生波。情絲牽傍愁邊。岸懨懨。抱夢墜梨花。夢帶梨花顫。恨事填胸。漸滿數今生。
傷心未半。寄懷何許。畫裏鷗波綠。漪風善。天際書來。書詞能做。冬心煖。迴看纖影。
兀伶仃。那值人兒伴。畫艇重撐。又嬾峭。金風聲斷。鴈日斜。鐘定草長。簾深眼中人。
遠。

右燭影搖紅

山支瘦。碧樹著新丹。相見年光短。暮寒侵幔。離魂睡裏半。鬢虛綰。脣櫻送煖。綠窗
掩暗香。零亂。端正看。依約衫痕。櫛櫛銀雲淺。花底驚魂乍遣。甚私窺山枕。偷香
翰蝶乖。蜂窠悵悵。地怪底。萬愁都鍵。闌干半。面容解。道人來。偷眼看翠瀾。魚沫吹時。
剛玉銷煙散。

右解語花

畏廬居士倚聲

河激。慵歌清才。穠福知難再。擣枝搖瘦。女兒腰滿把。離愁載。雨雨風風。可奈到無花。
空枝底。采半程癡夢。萬縷春魂。鎮填情債。雪白蘭薰。香心一寸。葳蕤耐分甘。嘯苦
共辛酸。入骨深鐫。愛卻怨碧翁。狡獪徧人間。團圓幾輩。惺惺惜惜。鵲血啼乾。漏天枯。

海

右燭影搖紅

礁鐘漱雪。槳鼓揉香。盪得秋魂醒。翦愁。恨文波。膩依媚。一雙鶯。影珠沈。玉。賈。墮情。
網萬絲。綸引最銷凝。擣麝。拗蓮。慧絕。翻成。純。林下風來。忒勁。甚雲霄。平地鴻毛飛。
迅。鳳靈。蠶被花惱。一味楊梅。忍俊奇酸。骨沁。怕綺夢。逡巡。難穩。任嫩涼。冰透琉璃。
粉碎。猶勝整。

右解語花

十萬護花鈴。謁者倚聲和

紅礁畫槳錄卷上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 紆 同譯
仁和魏 易

第一章

一日爲蕭晨之晚涼時。雲氣蓊鬱。作秋陰狀。已而雲陰解。駛縷縷四垂。且沒蔚藍。復露海光。如拭似海。若渴睡波紋微動。如肺房作氣爲吐。翕形暗潮生也。然其來甚緩。有女子。毗亞德利斯者。方立於危礁之上。礁曰狗石。與海至近。而海藻附石爲潮勢所湧。散漫水面。海氣溼然。如帶四嚮。抱合而來。不爲風引。亦徐徐而起。人聲都渺。靜氣迎人。已而海氣愈濃。四望迷漫。一無所覩。此女子獨身礁上。狀若淩雲矣。毗亞德利斯引眸觀霧。自念其狀甚奇。計自七年以前。慈闈見背。乃不觀此奇景久矣。嗟夫。七年以來。人事遷變。吾身亦浸長矣。孀然微笑。日照其影。覺此時閨秀中。竟無人能肖其美者。毗亞德利斯格蘭極淩雲而立。大有仙子狀態。其狀修短適合。而體復清。

健。五。官。之。中。皆。含。秀。穎。可。人。之。意。矯。然。不。落。凡。近。惟。其。如。是。即。有。娟。媚。較。勝。者。亦。不。能。敵。其。清。高。拔。俗。之。容。顧。閨。秀。縱。有。美。麗。總。不。敵。喬。勿。利。冰。皚。今。日。所。見。之。女。耶。格。蘭。極。者。喬。勿。利。一。見。其。人。覺。終。身。憂。樂。悉。從。此。一。見。而。生。此。女。沈。靜。閑。敵。惟。較。諸。大。海。始。肖。其。人。匪。特。秀。色。足。以。奪。人。而。才。思。之。佳。亦。從。望。中。面。得。且。靈。府。澄。然。諸。無。罣。礙。惟。一。落。樊。網。或。不。無。兒。女。之。情。耳。是。人。者。蓋。能。受。能。忍。能。冒。險。能。捐。軀。者。也。觀。其。容。儀。眼。波。善。風。鑑。者。即。足。知。其。端。兆。然。毗。亞。德。利。斯。照。影。時。初。非。自。憐。其。貌。亦。知。已。貌。矯。然。足。以。出。塵。將。因。是。而。被。無。窮。之。苦。惱。顧。影。自。憐。謂。母。死。時。霧。亦。如。此。而。流。年。似。水。度。七。箇。蕭。晨。矣。當。時。高。僅。及。胸。爲。狀。甚。適。然。人。生。胡。不。長。駐。此。十。五。之。華。年。何。爲。增。高。繼。長。如。是。七。年。中。心。力。悉。罷。耕。而。莫。穫。何。也。且。二。十。二。年。不。愛。無。憎。儵。然。特。立。於。人。生。究。有。何。趣。若。更。七。年。者。又。將。如。何。思。及。於。此。因。以。指。自。摩。其。眼。適。陽。光。出。霧。射。其。玉。肩。而。近。面。之。霧。已。萬。重。而。來。即。水。中。倩。影。亦。已。模。糊。不。可。辨。認。斜。陽。自。後。而。推。覺。前。影。既。修。且。瘦。自。念。此。狀。胡。肖。乃。忽。奇。詫。迴。身。而。念。覺。此。影。甚。似。七。年。前。死。

母容也。

第二章

去毗亞德利斯所立礁之北面灘次。亦有危石突起。石色微赤。呼曰紅礁。亦曰鐘礁。石勢臨海。在一英里中。已據其三水落時。石形出水面。行人沿石脊行。可達海次。潮生。則其跌盡沒。剛見其脊之高者。聳然而已。海藻縱橫布滿其上。蒼綠可愛。海上風高。潮急。來舟經此。頗爲危險。年來碎賈舶多矣。一千七百八十年。有三層樓之兵艦。經風觸石而碎。船人七百。生者一人。其人負罪深。被以錮鐐。舟碎後。乃端坐於礁上。人亦無知來舟之碎。此囚人胡爲得生。咸不之識。自是以來。灘上白骨皚然。瀕海蠻人咸斥爲鬼區。不復近。後從破舡中得巨鐘一。即懸之石上。風迅潮凶。鐘聲大震。來舟循聲而避。因不遇險。今日大霧四塞。鐘亦弗鳴。而鐘石之下。有人據碎舟之版而坐。隱身於海藻之下。似有意祕其蹤跡者。其人長身而廣膊。年可三十五六。而眉目頤口。濛濛海霧之中。又爲水藻所隱。乃不之辨。然就天光中見此人。執槍引首四探。

似有所覓。方其引首時。天光適射其而。睛作棕色。髻末上仰如菱角。五官甚端整。而凝重似剛果。強毅之容。而卻含春溫。不復秋肅。猶之雲陰四合。中漏陽光者。其人卽喬勿利冰罕也。爲內法院之律師。此時正冒險求彈海鳥。若鳩鵲之類。以此地正多鳩鵲也。然以大霧之中。求彈此勁捷之海鳥。其事絕難。雖枯坐至二三句鐘。至有不見一鳥者。或於隱約中。聞鳥聲穿霧出一視之。則又無見。迨鳥聲既近。猶不之覩。但於七八十碼外。霧中見白翅側聳。更矚已渺。雖聞其聲。仍莫審其所嚮。縱一見之。槍光微耀。鳥羣復散。但聞霧中隱隱拖遠聲而去。顧雖如是。而善獵者恆欲得鳥。雖罷母恤鳥聲。旣渺。但聞水波觸石作潄汨聲。已而濤鰲一雙衝霧而出。其捷如矢。第一槍嚮其雄者。弗中。第二槍得雌。立隕於水。方更納彈於膛。而鵲之聲已近在霧中。觀之鳥身頗巨。彈發鳥墜。以兩翼撲石作聲。尙有一鳥左逝。受槍亦立隕。然鳥落水。中悉之矣。遠乃莫致。而霧陣重重。因而罷獵。然左右二槍連墜。二鳥在獵者之心。固已知足。喬勿利取石上墜鳥。真之獵獲。四瞭霧乃更深。遂去其衣上海藻。出煙斗引

火吸之。惟已落之鵝鵠二。尙未之得。思欲覓之。果得其一於灘上。尙有二鳥未之得。乃沿路向海灘而行。海潮已漸長。喬勿利沿途屬目。忽見五六十碼以外。鳥翼浮於水上。居身之左方。適有礁石弩出。冀潮長時。必推死鳥至於石次。俯拾或可得。乃進踞灘海礁上。坐而俟之。然久坐遂忘潮長不能自歸。及鳥至石旁。尙隔二十碼以外。水勢至深。乃不可揭而取。而喬勿利戀此鵝鵠。乃倒卷其裳下海。初行尙佳。更進則陷足窪地。立入其足。筋爲之掣。而水已及腰矣。喬勿利自念揭既不可。游或可也。方欲脫衣。遙見霧中有小舟出。自念小舟既來。卽着其人取之。不旣省吾厲耶。乃抗聲呼來舟。而霧中應者似一女人之聲。喬勿利聞是女郎。急着其衣。謝無禮。且曰。吾意欲求女郎。代吾力去女郎。舡唇咫尺。有吾所獵得之鵝鵠。浮水可十碼。女郎能否爲我拾之。卽見兩玉臂打槳向外。自水中拾起死鳥。喬勿利着衣未竟。而女郎之舟已近礁次。乃爲絕世之佳人。適與喬勿利迎面。

此時吾書須迴敘此女郎矣。凡此等顛倒縮繞之筆。墨寶吾著作家自由之權也。吾

將告讀吾書者。以毗亞德利斯。胡爲以舟爲喬勿利。拾此獵物。吾前一章末云。女郎小影。爲夕陽所引而長。大似其死母。女郎惻然。不耐久立。其來本以小舟。吾未敘及。於其歸也。不能不補敘此舟。女郎既登舟。本欲循其來路歸。顧行處霧塞。不可觸。聞槍聲累發。第不省其來處。而歸路又爲霧所迷。不得歸。正夷猶間。忽聞其右又有槍聲。自思此必獵人行獵。胡不引舟卽而問途。乃向槍聲發處。擲舟而前。又聞槍聲再發。遂盪其急槳而進。迨槍聲既止。道路復迷。已而隱約見紅礁。遂擲舟嚮礁。而駛既聞。喬勿利呼聲。乃爲拾死鳥還其人。霧中見獵者兩臂作伸縮狀。乃上其鳥於喬勿利。曰。先生所獵鵝鵝在此。而石上之獵人報曰。謝女郎惠我。我方欲厲水而取。自以爲獵鳥而棄之。所獵爲無着。女郎曰。此物滋不中選。肉羶弗美。獵人曰。吾意非供食品。意將之歸。欲有所爲。女郎曰。得毋去肉存羽爲標本乎。獵人曰。否。吾屠人。此語至船上女郎微笑曰。冰罕先生能知此地爲何許。吾船爲霧所迷矣。喬勿利大驚。自念此女郎何由識吾名。因答之曰。此紅礁耳。方欲問名。女郎卽曰。吾爲毗亞德利斯格蘭。

極。阿翁爲白林其列教士。先生昨日同婀娜利亞夫人至吾學館。吾故能識先生也。蓋昨日來時女悅其貌。竊問其名。茲則祕不之示。番勿利復大驚。自念此女在惠而斯中爲國色。且極秀慧。無倫第其父操行未甚佳耳。因脫冠行禮曰。格蘭極姑娘。小舟何爲以釋出其事。母乃至危。女曰。知之。勿論何時。吾必划船自適其適。且微語曰。吾何險之憚。番勿利似聞。自念是語胡爲而發。方駭異間。女曰。冰罕先生。乃不知險逾於我耶。茲近七點鐘矣。至八點一刻。爲大潮。先生歸路半英里皆水矣。番勿利大悟曰。吾注意取海鳥大霧中。乃不知爲候已晚。然當厲水歸矣。女郎曰。不可。水深安可厲。且水底石齒齒。然而海流復迅。如何可行。番勿利曰。女郎舟中能容二人否。能乞得容膝之地者。當同舟。履岸女曰。舟中尙敞。可容二人。惟此間石多。舟不能前。先生果附吾舟。可同至白林其列。吾得岸也。吾知此爲紅礁。方嚮已得。可以徐覓歸途。番勿利曰。女郎惠我實多。女曰。此何爲惠。吾獨力固可以歸。得先生爲助。亦佳事。此去白林其列。可五英里。更以一人助吾划。艘亦不爲惡。番勿利聞言甚以爲然。然自